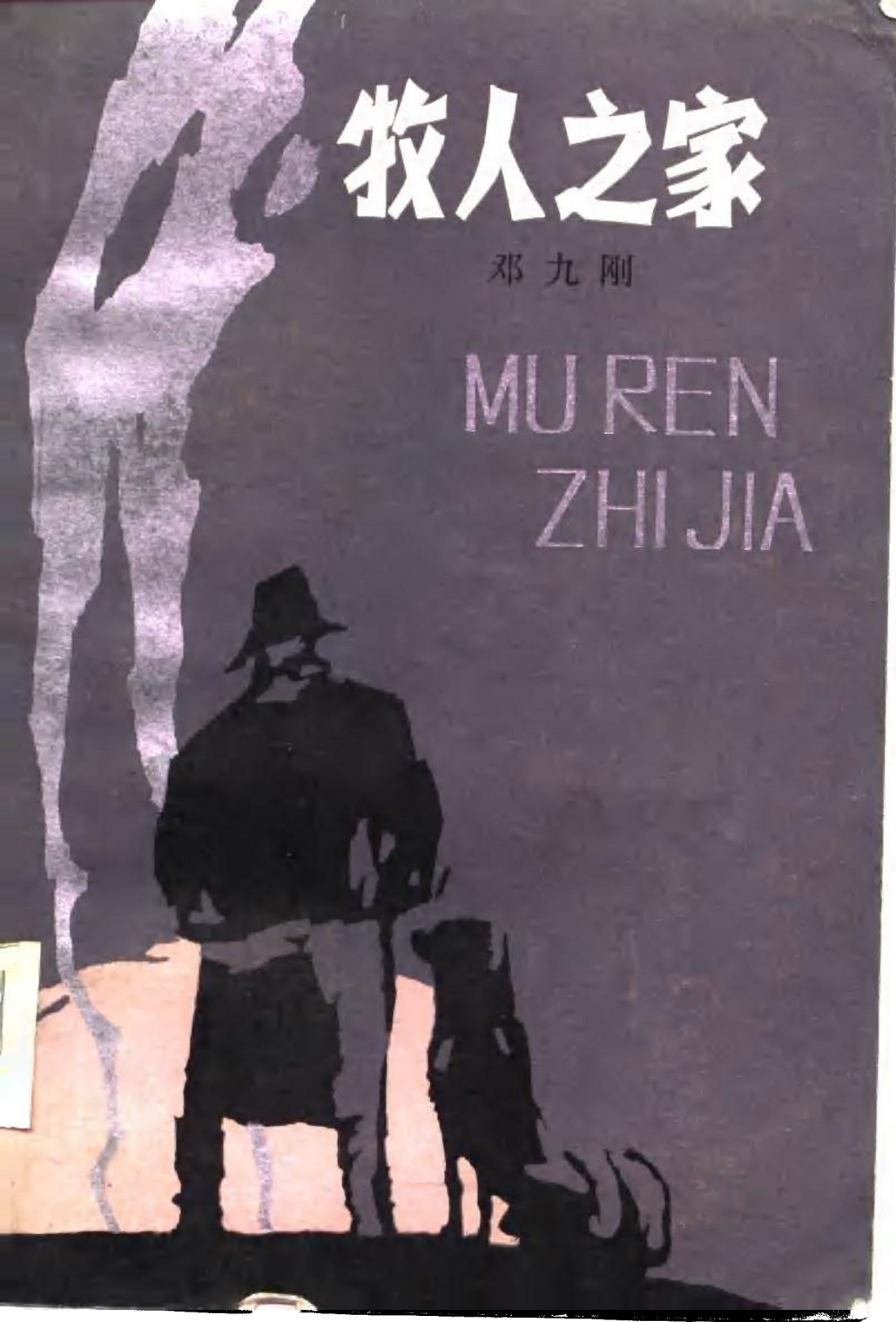


牧人之家

邓九刚

MU REN
ZHI JIA



87
I247.5
2022

3

853.74

牧人之家

邓九刚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320612

牧 人 之 家

邓 九 刚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蒙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875 字数: 371千 插页: 2

1986年4月第一版 1986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360册

统一书号: 10089·305 每册: 2.30元



目 录

第一章	阿鲁哈相亲去	(1)
第二章	骏马雪花蹄引起的风波	(16)
第三章	他们曾经是葛根庙里的囚徒	(29)
第四章	他们起过这样的誓言	(42)
第五章	这里曾经是黄羊群出没的地方	(62)
第六章	不合时宜的猎人	(84)
第七章	瀚嘎力诺尔湖水为什么变浅啦?	(100)
第八章	那木吉勒离开了父亲	(113)
第九章	南斯勒玛与苏娅	(126)
第十章	她又骑上了雪花蹄	(146)
第十一章	孤独的毡包	(161)
第十二章	他的心里住着一个“魔鬼”	(175)
第十三章	葛根庙——那牵魂的地方	(188)
第十四章	“马”子炸了群	(200)
第十五章	姐姐的爱情	(214)
第十六章	温都苏的苦恼	(241)
第十七章	他居然把猎枪对准了自己的伙伴	(257)
第十八章	哦——钢巴图	(278)
第十九章	黄都龙嘎见到了未过门的女婿	(292)
第二十章	新任站长阿鲁哈	(303)

第二十一章	苏娅的烟荷包.....	(323)
第二十二章	黄都龙嘎访问了南斯勒玛.....	(339)
第二十三章	暴风雨之夜.....	(351)
第二十四章	八万元.....	(365)
第二十五章	婚礼赞歌中的一支不和谐的旋律	(380)
第二十六章	勒勒车队该向哪里走?	(397)
第二十七章	他们又相会在一起.....	(415)
第二十八章	神鸟即将在这里降临.....	(428)
第二十九章	老宝音之死.....	(443)
第三十章	中断的古歌.....	(458)

第 一 章

阿 鲁 哈 相 亲 去

夜，朦朦胧胧。浑黄色的月亮，透过薄云把光亮撒向整个草原。劳累了一天的疲倦的草原安详地沉睡着。静谧中微风轻轻吹拂，象是它香甜的酣声。

从北边淌下来的锡拉木沦河，用自己弯弯曲曲的身体，把斯尔沁草原分成了东西两半。河水泛着白色的鳞光，与云层间的星星及蒙古包的灯光交相辉映，絮语着向南奔去。斯尔沁山象是一位庄严的老牧人，在草原的尽头迎接着它。夜牧的马群梦游似地在神秘的天幕下徜徉。

偶尔传来一阵狗叫声。当狗叫声消逝之后，草原又渐渐地恢复了安详与静谧。顺着轻风飘来的，是放夜马的牧人悠长而深远的歌声：

象那木沦河的水儿一样明净，
象那草甸的花儿一样俏丽。
叫一声我那心爱的人，
把这盅里的美酒敬给你！

象那木沦河的水儿一样明净，
象那斯尔沁山上的花儿一样俏丽。
叫一声我那一贯相好的情人，
把鲜美的马奶酒献给你。……

夜深了，撒落在草原上的蒙古包里的灯火一个接一个熄灭了。孤独的牧马人躺在松软的草地上，裹着肥大的老羊皮袄，进入了梦乡。

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蹄声象擂鼓似的敲击着草原的胸膛。很快就穿过草滩，越过锡拉木伦河，朝着黑黢黢的敖包山那儿去了，马蹄声惊动了马群，吵醒了牧马人。受惊的马匹警惕地竖起了耳朵。

响起了牧羊狗愤怒的叫声。黑暗中象牛犊子一样大的牧羊狗凶猛地朝骑马的人扑去。

“哈拉特尔！——是我，哈拉特尔！”

牧羊狗哈拉特尔听出了主人的声音，立刻不叫了。它亲切地哼哼着，用摇摆的尾巴向主人致意。它感到羞愧——没有能听出主人的马蹄声。哈拉特尔讨好地跟在主人的坐骑后面。那跑了长途的马“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踏着碎步，慢慢在毡包的前面停下了。

毡包里，银吉玛迅速地从被窝里坐起来。她用力推了推睡在旁边的老伴儿黄都龙嘎：“醒醒，是阿鲁哈回来了。”银吉玛摸着火柴很快就把羊油灯点着了。

因为着急赶路，阿鲁哈身上出汗了。他跳下马背，匆匆忙忙地松了马肚带，把卸下来的马鞍放在地上，胡乱地将马嚼、缰绳、马褥堆在马鞍上，急忙走进毡包。

“额吉，快躺下。”阿鲁哈扶着为他开门的银吉玛，急切地说：“您得了什么病？重吗？”

从阿鲁哈宽而有力的下巴上滴下来的热乎乎的汗珠，掉在了银吉玛干枯粗糙的手上。

“哦……我没得病，阿鲁哈，什么病也没有……”

阿鲁哈疑疑惑惑地盯着母亲：“那是为什么？……小骆驼布仁说是您生病了？”

“那是我让他这样说的，我知道你们草原站工作忙……怕你回不来，就让他这样说了。”

阿鲁哈扶着母亲的手松开了，布满胡茬子的下巴上肌肉颤动起来——这是他即将要发作脾气的先兆。

“……是这样一回事，阿鲁哈，”银吉玛见儿子生气了，慌忙解释道“你艾力克大叔让你明天去相亲。姑娘是伊顺大队的，叫苏娅。是个好姑娘，你会看中的，……”

阿鲁哈把被汗水浸得潮乎乎的鸭舌帽抓在手里攥了半天，“啪”的一下摔在了地毯上。银吉玛的话中断了，象是被什么东西噎在喉咙里。她一声不响地坐下来，默默地望着儿子。阿鲁哈把脱下来的皮夹克甩在一边，掏出香烟点着了，一屁股坐在地毯上一口接一口地猛抽起来。

“别使牛性子了，阿鲁哈。你今年都二十三岁了！在我们的草原上这样的岁数就不算小了，……。你答应过的，只要我们为你找的姑娘合适，你就结婚的。当然，你自己找一个好姑娘领回来，我们也高兴，……”

“别罗嗦了！银吉玛，”黄都龙嘎很不耐烦地在被窝里翻了个身。“我活了快六十了，还从来没见过哪个小伙子，听说给他娶媳妇就皱眉头的！……睡觉吧！”

斯尔沁草原的春天是短促而寒冷的。迷人的夏天脚步却来得异常的快，一场大风过后，草原一夜之间就全绿了。

早晨，当稀疏的晨星刚刚从铅灰色的天空隐去，有一股风轻轻地从那黛色的云彩里钻了出来。晨风牵着从锡拉木沦河上升腾起来的薄雾在敖包山下铺开，把草原笼罩在一片片淡淡的雾气之中。

锡拉木沦河的右岸，在那被轻纱一样的雾气笼罩着的敖包山下，簇立着四座蒙古包。一缕夹杂着苦涩的干牛粪味道的炊烟，象一位娇惯的姑娘，任性地掀开薄雾，娉娉婷婷地升起。炊烟在

雾气的上空得意地铺开展去，给薄雾罩上了一层淡淡的青色。于是炊烟就和雾气搅和在了一起，互相追逐，嬉戏。

在黄都龙嘎家，银吉玛是第一个醒来的。她悄悄地穿起衣服，对着仍在酣睡着的小儿子阿鲁哈看了一会儿：阿鲁哈侧着脸爬在枕头上，一道粘糊糊的闪着亮光的涎水滞留他的嘴角。睡梦中他还皱着眉头。被子早蹬到一边去了。银吉玛提起奶桶去挤牛奶。

毡包的门响了一下，老头子黄都龙嘎的棕色的大胡子出现在毡包门口。

他是斯尔沁草原上有名的能干牧人，生就一副象岩石一样结实的身體，象火一样激烈的性格。到老了他那烈马似的暴躁脾气也没有得到改变。十年前，为了一匹马，老头子和当时的公社革委会主任发生了争执，干了一件使整个斯尔沁草原都感到震惊的勇猛的蠢事情，放了一把火把公社的草垛给烧了！结果被送进了监狱圈了五年。

全是为了一匹马！黄都龙嘎是个调教马的好手，不但这样，他还是一个土马医，在他家闲置的毡包里，哈那^①上挂满了各种能治马病的草。那年老头子调教出一匹全身豹花皮毛的好走马。这匹豹花走马走起来行云流水一般，又快又稳，漂亮的梅花步式谁看了都拍手叫绝。他指望着豹花马能卖个好价钱，好给老婆孩子换换袍子。要知道那些年头一个强劳力在队里干活儿，一天只能挣到两角七分钱。谁知道马子还没有卖出去，黄都龙嘎就被抓住了——私卖大牲畜是犯法的。连人带马被押回了斯尔沁公社。公社革委会把人放了，马却扣了下来。说是等待研究处理。老头子去了公社好几趟也没把豹花马要回来。后来听说他的豹花马被公社的革委会主任骑上了。那年头当官的谁敢惹呀，不要说是一匹马就是谁的媳妇被拿去用也不敢要。可是黄都龙嘎居然不认这个理，天天在草原上转悠，寻找时机要夺回他的豹花走马。机会终

^①哈那：蒙古包的支架

于等到了，那个革委会主任在一家牧民家里喝了酒出来，一个人往回走。在一个僻静的路口上黄都龙嘎拦住了他。

“把马还我！”黄都龙嘎抓住了豹花马的缰绳，简单地说。

喝得醉醺醺的革委会主任看看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有点害怕了，说：“跟我走，有话回公社说。”

“我要我的马，没有话跟你说。”

“放开不放开？”公社革委会主任火了。

“不放！”

“啪”的一下，革委会主任举起马鞭在黄都龙嘎的手腕上猛地抽了一鞭子。乘势拽了一下缰绳就要跑。哪知道他眼前这个硬汉子尽管手腕在淌血，抓着缰绳的手却并没有松开。这一鞭子把黄都龙嘎心里的怒火腾地一下就点着了，淌着血的象铁一样坚硬的拳头闪电般地击中的革委会主任的肚子。革委会主任翻身落马。

黄昏的时候，黄都龙嘎正在家吃晚饭，几个持枪的民兵冲进毡包，一根绳子把他捆回了公社革委会。夜里，黄都龙嘎挣开了绳子跑出来，一时性起点着了临时堆放在革委会大院里的草垛。旗法院以反革命纵火犯的罪名判了他十五年徒刑。

七六年黄都龙嘎从监狱出来，人们都不敢认他了。脸色白的吓人，原来乌黑的胡子变成了棕黄色，胡子长得拖到了腰带。

坦荡无垠的草原造就了黄都龙嘎善良、爽直的性格，对于心灵上的伤痛他并没有牢牢记住不忘，当人们问起他的监狱生活的时候，他只是摆摆手——表示不值一谈！老头子信心十足地投入到重振家业的劳动中。他连着三年调驯出来三匹好骑马，都卖了好价钱。立起了新毡包。自留羊一下发展到一百只，养了五条乳牛、八匹马。他还包放着队里的一群一千多只绵羊的大羊群。家业的迅速发展使老头子忙不过来了。毕竟上岁数了，干一天活儿下来黄都龙嘎感到精疲力竭，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就象斯尔沁山上正在

分化的石头，开始酥裂。从这时候开始他就更多地把眼光转向了儿女身上。只要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能够象他一样，肯下气力干活儿，他这个家就能够更加兴旺发达起来。

黄都龙嘎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那木吉勒今年已经快四十岁了，他和弟弟阿鲁哈一样都从父亲那里继承下了一副岩石一般壮实的身体和火一样暴烈的性格，匀匀称称的中等身材，宽阔厚实的肩膀，粗糙的红脸膛和宽而有力的方下巴。简直可以这样说，那木吉勒就是壮年时代的黄都龙嘎，阿鲁哈就是青年时代的黄都龙嘎。

大儿子那木吉勒十三岁就能驯烈马，十五岁就敢降公驼，十八岁就当上了敖包大队的大队长。唉！可惜的是，如今那个给老头子脸上增光添彩的那木吉勒已经不存在了。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鼻子下边的小胡子骄横地向颧骨上翘起，大队的工作什么也不管，整天骑着马游逛，除了喝酒就是串蒙古包，一天到晚浑身都散发着带着臭味儿的酒气。去年秋天牧人们民主选队长的时候，终于把当了二十年大队长的那木吉勒选下去了。现在那木吉勒包放着队里的一小群马。他已经吃惯了坐懒了，马群又掉膘又死驹管得很不好。家里的其它事情就更指不上他了。

媳妇嘎尔迪在大队的小学里教书，早上走了傍晚时候才回来。孙子玛西才只有十二岁。

女儿莎仁格日乐倒是个勤劳能干的人，可是她早已经嫁到了锡拉木沦河上游的蒙根浩特。女儿的命运很不好，夫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残，前年死去了。她一个人带着女儿依环过日子。女婿死后黄都龙嘎曾经想把女儿接回来，但是性格刚强的莎仁格日乐决心要独立生活。她在队里包放着一群羊。再说她才只有三十六岁，总归还要再嫁人的，黄都龙嘎也就不勉强她。

现在老头子唯一能指望上的就是小儿子阿鲁哈。阿鲁哈在父亲从大狱出来的前一年考上了牧业学校，四年以后分配在了公社

的草原站工作，是个挣工资的人。每月一分不少向银吉玛交三十六块，钱吃饭买书再朝额吉要。三十六元的工资不够他自己花。三十六元的票子对他这个象座山似的大小伙子来说简直就是个讽刺。三十六块钱买不了只一羊！

“阿鲁哈，我的好儿子，难道你的价值就是一只羊吗？”黄都龙嘎劝导儿子说：“拉倒吧，丢掉那份倒楣的工作吧！看看，如今是多好的时光，回来跟阿爸干吧。你会成为斯尔沁草原上最有出息的牧人。你一年能挣回一百只羊来！”

可是阿鲁哈没有听从阿爸的意见，仍然痴迷于草原站的工作。他吃住在草原站，十天半月回一趟家。老头子怎么也搞不明白，草原站的那三十六块钱能对儿子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他认定在儿子的心里住着一个魔鬼。眼下最让黄都龙嘎和银吉玛着急的就是赶快给阿鲁哈另立一座毡包，娶一个能干的媳妇，让媳妇来拴住他的心。只要阿鲁哈能回家来，用不了几年，他们一定能成为斯尔沁草原上最富裕的人家。奇怪的是，老俩口发现对娶媳妇的事阿鲁哈好象连想也没想，从来不听说他找那个姑娘玩，也没有姑娘来家找他。这件事情黄都龙嘎托很多人打听过了，就连阿鲁哈最要好的同学布仁也说了，阿鲁哈确实没有搞对象。

“阿鲁哈，你的婚事怎么办哪？”

阿鲁哈每次回家银吉玛总要这样问儿子。

“会有的，额吉。”儿子不以为然。

“可是你已经二十三啦！要等到什么时候？”

“是没有合适的，额吉。”

“不是没有合适的，是你自己没有去追。要知道，媳妇是不会自己送上门的！”

“找了，是没有。”

“我就不信，九百里斯尔沁草原上就没有一个合适的姑娘来做你的媳妇？我们替你找！”

“只要合适就行。”

“可是不准你瞎捣乱子。”

每逢这种场合，黄都龙嘎就只让老婆子和儿子说话，他自己在一边听着或者干脆走开。他知道自己脾气暴躁，两句话不对就要发火。他不愿意和儿子闹翻了。

既然阿鲁哈放话了，老俩口就四处托人为儿子说媳妇。

事情总算有眉目了，黄都龙嘎的老朋友、公社兽医站的站长艾力克，给阿鲁哈找到一个对象。前天黄昏的时候，阿鲁哈的同学布仁来了。布仁的家就住在敖包山北边二十里的地方，是离黄都龙嘎家最近的邻居。小伙子和他的阿爸长得一模一样，又高又瘦的个子，驼背长脖子。牧人们就把他们父子俩叫做老骆驼、小骆驼。

小骆驼骑着新买的嘉陵牌摩托车，一阵风似的旋到了黄都龙嘎家的毡包前，告诉他们，后天让阿鲁哈到葛根庙艾力克家去相亲。他们怕阿鲁哈忙着工作什么也不顾，才捎话告诉阿鲁哈说母亲病了，叫他赶紧回来。

黄都龙嘎来到银吉玛前，用膝盖碰了一下她的身体：“你赶快去摆弄‘吐拉格’^①我来挤奶。”

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老头子自己要求挤奶。银吉玛奇怪地望了望老头子，心里明白了，这都是为了阿鲁哈，小儿子要去相亲，做阿爸的心里高兴。

黄都龙嘎钻到黑乳牛的肚子底下去了。一双粗糙的青筋暴露的手抓住黑乳牛硕大的乳房，紧一下慢一下的牛奶流动的声音响起来了。僵硬的手指使乳牛感到很不舒服，它挪动着屁股扭过头来，很不满意地看看蹲在肚子底下的老头子。黄都龙嘎的棕色的大胡子在乳牛的眼下拙笨地摆动着。

①吐拉格：蒙语，火炉架。

“银吉玛……银吉玛！我说老婆子，你干吗不答应？是你的耳朵里钻进了黄鼠了吗？”

“喊叫什么？”正在侍弄“吐拉格”的银吉玛，用压得低低的威严的声调斥责道，“咱们的阿鲁哈还在睡着，你不知道吗？”

挤奶的大手停住了。只穿着一件衬衣的黄都龙嘎把挂满胡子的下巴在胳膊上蹭了蹭，眯着怨恨的眼睛盯着大儿子那木吉勒的毡包。那木吉勒的毡包静悄悄的，一点响动也没有。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阿鲁哈回来了，倒让我来挤牛奶，……我什么时候挤过牛奶，让儿子睡大觉。你要把儿子当成佛爷供奉起来吗？”

“我是让你挤牛奶了，”银吉玛叹了口气，对着大儿子的毡包摇了摇头。“可是，阿鲁哈是昨天半夜里才到家的，这你是知道的。”

“咩……咩……咩……”羊圈里的羊不甘寂寞地咩叫起来。

“听听吧！连羊群都醒来了，他还在睡觉呢！”

“好了，说这些话都是没有用处的。太阳还没出来呢，等我把奶茶熬好了，就去叫醒他。”

“哼……哼！说什么太阳还没出来呢，要知道太阳本身就是一个懒惰的家伙！它什么时候比咱们早起来过？什么时候也没有！……”

“我什么都知道！”银吉玛很不高兴地说。

黄都龙嘎并没有停止嘟囔，他的手下能挤出多少牛奶，嘴里就能流出多少话来！

“……还以为现在是吃大锅饭时候那样吗？不行了！现在不管谁都得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才能过上好日子。……”

阿爸和额吉的叨咕声那木吉勒和嘎尔迪都听见了。

“起床吧，”那木吉勒对妻子说，“阿爸又在叨咕我们

呢。”

“我可没听出来。”嘎尔迪故意装糊涂。

“你可是脸皮越来越厚了，挤奶的活儿本来是应该你干的。”

“你说什么？”嘎尔迪一下就瞪起了又黑又亮的眼珠子，嚷嚷起来，“你说我脸皮厚，你的脸皮薄吗？……”

“好了，好了，别吵吵，弟弟回来了，还是起床吧。不然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少提你那个弟弟！我就是不愿意意见他，看着他就让人生气！”

那木吉勒不说话了，他蹬上靴子出了毡包。

“你就说我身体不舒服。”嘎尔迪的声音在他的身后追了出来。

“阿鲁哈回来了吗？”那木吉勒走到银吉玛的跟前。

“回来了。”银吉玛简单地回答。

“半夜里我听见哈拉特尔在叫，就知道弟弟回来了。”那木吉勒拉开毡房的门，看到阿鲁哈还在熟睡着。他关上门，问额吉：

“相亲的事情和他说了吗？”

“说过了。”银吉玛眯缝着眼睛躲着呛人的烟气，把一只被烟熏得乌黑的铜锅坐到“吐拉格”上去。她被烟呛得咳嗽起来。

“让他好好对待这件事情，主要是把态度摆正了。要知道不管什么事情，思想摆不正都是办不好的。……”

那木吉勒在额吉的咳嗽声中说完了自己的话。他的话使银吉玛感到很不舒服。主要是那种腔调使银吉玛受不了。

“训惯了人的大队长，都不知道怎样来和额吉说话！”银吉玛心里抱怨着，没有答碴。

“我去照看马群啦，”那木吉勒到滩里抓自己的坐骑去了。

阿鲁哈醒了。他皱着眉头，一付愁眉苦脸的样子，站在门口。

“睡好了吗，阿鲁哈？”银吉玛满脸都挂着甜甜的笑。

黄都龙嘎没有问候儿子。他望了一眼把毡房的门堵得严严实实的阿鲁哈，挤着奶的两只手摆动得更快了。

“唉！这都是为了什么呀，”阿鲁哈的心不由颤动起来，“阿爸从来也不亲自挤奶……两个人围着自己献殷勤。都是为了给我娶媳妇，……父母的心哪！”

阿鲁哈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把自己锁着的眉头解开，走到父亲跟前去：“我来吧，阿爸。”

“行了，不能再挤了，得给小乳牛花花留点。”黄都龙嘎从大乳牛的肚子底下钻出来。

花花是黑花大乳牛的女儿，今年一岁半了。黄都龙嘎刚刚直起腰来，花花就钻到大乳牛的肚子底下吮上了奶头。

阿鲁哈把奶桶放到“吐拉格”的跟前。

黄都龙嘎开始用自制的马鬃刷为乳牛刷身体。

“阿爸，我来吧。”阿鲁哈抓住了父亲手里的刷子。黄都龙嘎推开了儿子。

“好了，你快去把雪花蹄抓回来吧，时候不早了。给它刷刷身子。相亲的事情要搞得体面一点才好。”

“还早呢，太阳还没出来呢。”到葛根庙八十里路，还早呢，难道你又盘算着让雪花蹄用自己的汗水洗澡吗？象个什么牧人。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从来舍不得让骏马随便奔跑的。要懂得爱护坐骑，当好它的仆人，那样在要紧时候，比如那达慕的赛马会上，它才能为你争气。……”

“你就别罗嗦了！”银吉玛说，“阿鲁哈，你阿爸说的对，快去给雪花蹄刷身子吧。”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晨雾和炊烟都消逝得无影无踪了。锡拉木伦河边，吃了一夜青草的雪花蹄正引颈长饮呢。它的嘴唇离开了水面，吱吱响地吸着从嘴角溢出来的水，抬起头来朝对岸望着，在那迷蒙的晨雾散尽的地方，清新凉爽的晨光正照耀着草原。

霞光映照在雪花蹄滚圆的脊背上，反射出五颜六色的光环。

响起一阵尖利的哨声，雪花蹄扬起脖子，竖起耳朵，嘴里的水顺着它筋肉隆起的胸脯淌在了蹄下。

“曜——曜——曜！”

两长一短，尖利的哨声在末尾顽皮地拐了一个弯，然后又有力地向上挑了一下。

雪花蹄辨清了哨音的方向，立刻扭过身体“呾——呾叫着，朝毡包跟前跑来。

雪花蹄的父亲是一匹俄罗斯儿马。母亲是黄都龙嘎家的一匹骡马。生雪花蹄的时候因为难产死掉了。雪花蹄从小生得聪颖健壮，长身量高个子象它的父亲，韧性与耐力则象它的母亲。从老骡马那里雪花蹄继承下来一身黑炭般油光锃亮的皮毛。它的额上长着一块月牙形的白毛，白毛中间又生出一撮黑毛。它四蹄雪白如银，因此黄都龙嘎给它起名叫雪花蹄。

雪花蹄从小没有母亲，混群的时候马群里没有一匹骡马愿意带它。当它看到别的马驹钻在骡马的腹下吃奶的时候，由不得也跑过去想吃两口。那些骡马就用蹄子踢它，用嘴咬它。为了吃一口奶，雪花蹄经常被蹄被咬，身上不是包就是血，十分可怜。为此银玛吉还掉过眼泪呢。象菩萨一样慈心的银吉玛做了雪花蹄死去的妈妈应该做的事情，每天早晚都用巨大的牛角壶喂它两次牛奶。雪花蹄是牛奶长大的马驹。阿鲁哈非常喜爱雪花蹄，每当放假回家，就带着雪花蹄在草原上到处跑，一有空就调驯它。阿鲁坐在草地上看书，它就卧在他的身边。它从小听惯了阿鲁哈翻动书本簌簌声。很快雪花蹄就学会了跑、卧、走，阿鲁哈别出心裁，为它编了一套哨令。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一听到主人的哨声，雪花蹄就会按照阿鲁哈的意思奔跑、卧倒、疾走或返回。阿鲁哈毕业以后，雪花蹄也长大了，它成了阿鲁哈心爱的坐骑，整天和主人形影不离。